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

與傅全美

比領教劄禮意謙勤感佩固深然非所以望於左右者繼此凡有可以警誨幸無愛言仙里年來向學者甚衆風習可尚正賴長者不憚告教使後生晚學得知前輩風采謙冲就實無徒長虛誕使它日反指向學者以爲戒幸甚

二

南城朋舊至此未嘗不詢動靜比來於邑顯道處尤知其詳竊聞嘗以追惟往事自咎過深至於成疾此殆失於講

究用心之過也。古之學者，本非為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為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為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豈為人哉！一聞為仁，由己之言，請問其目，不少後。既得視聽言動之目，請事斯語，不少遜。某竊嘗謂若顏子者，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聖人所貴於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今訟其過而至於消沮摧縮，奪其志氣而蝕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之旨矣。鈞是人也，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強，困學可使必

至於知勉行可使必至於安，聖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我不能，其為自棄也果矣。常人，有是皆可責也。若夫質之過人者，而至於有是，是豈得而追其責哉！今如全美之穎悟俊偉，蓋造物者之所畀，而時一見焉者也。聞見該洽，詞藻瞻蔚，乃其餘事。公方之操，闊達之度，交遊推服，聞者莫不敬仰。又謙謙若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樂推先焉。此人所難能，而全美優為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而誰望？若乃比者致疾之故，則又殆於不能自拔者矣。由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不肖之人，悖逆犯上，死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響？今全美乃悔其初，不有以馘不

肖者之欲。而以致彼之死。為已罪。則亦惑矣。夫不肖者之欲。以遂其悖逆之謀。繩以春秋之法。不免於首惡矣。惠奸獎逆。以細人之姑息。為美行。以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為非是。而反悔其既往之不為。邪崇之說。稍剛正者。不得而行為。而全美乃惑之乎。是殆生於悔所不當悔。而侵尋以溺於是耳。夫以不為細人之姑息。以惠奸獎逆為悔。以死有餘罪之鬼。決不敢見其靈。變暑為崇。則全美之不能自拔。甚矣。夫不能自拔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惑其所不當惑。其理既明。願速更之。毋遲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

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某之所聞也。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是非之理。既已昭白。豈可安於所惑。恬於所溺。而緩於適正也哉。今人所患在於以已為是。歸非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畧有自咎自責之意。今全美於所不當自咎者。尚以自咎於所不當自責者。尚以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干萬也。今豈不能於所當改者。而勇改之。願益厲學。不為人。之志。勉致為仁。由己之實。思顏子之大勇。奮然自拔。蕩滌

摧傷湮沒之意。不使有毫毛得以宿留於庭宇。光芒所射。豈止在斗牛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則吾道有望。

與傅子淵

三復來書。義利之辨。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義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為易曉。故躡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

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善尾善。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為如何。

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蓋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可盡。當遲而剖。

三

日遲從者之來想失賢郎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者雖多亦多繆妄。近符生叙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談。此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怪。獨怪其敢爾恣肆無忌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鐫鑿。往往累人事楊朱則鈍置楊朱事。

愚習則鈍置墨翟。不明者性性歸咎其師不知其為師者亦誠亮也。此等固不足道。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與傅聖謨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為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為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賸索隱。鉤深致遠者。為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為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為非道邪。謂即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為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

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為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如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草食豕飲。不改其樂。疇是纓絕。不以為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河濱與夫耕莘。築巖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絕。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箒。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賤與死。而云為累。無乃未得為聞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為道之蔽而然乎。

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省錄。聖謨誠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鹵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書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顏淵問為邦。孔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為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汨沒聖謨乎。

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

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當論志。不
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揚，一人聞南海
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
他日之間途，啓行窮日之力者，所鄉已分於此時矣。若其
所到，則歲月有久近，下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
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
冥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
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抵成惑亂。此一節又不與
其志來書意識之說，天地相似之問，皆坐此也。讀書須是
章分句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易繫有

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
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
是斷章取義，難以商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下踰矩之說，
畧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
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
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
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
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
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

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冥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爲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却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疑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淆襍學問自得要領不爲泛然無端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則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少此蓋亦漸於陋習膠於謬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爲芻狗耳發諸書畢後寫此書體倦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與包詳道

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乖爭陵犯汙穢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爲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

有所不敢爲有所不忍爲有所不肯爲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爲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爲愚矣謂不肖者爲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意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詣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傳會之巧亦足以發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

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辨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於慧巧者之所辨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立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斂歛於其間

尚患是非之莫辨。邪正之莫分。亂真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爲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况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顛顛狼狽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拍汙沱爲滄海。謂丘垤爲嵩華。况又雜之以不正之言。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知其謬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

竊所憂者。蓋以氣之不得爲清。而心之不得爲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于道術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畢力於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驚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蓋甚怪。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朴。非能自爲此怪說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擊壤之謠。中林蕭肅之行。未必不優爲之也。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怪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怪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通疏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

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荆棘陷穿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邪。今詳道日履之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苟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况昏鈍者。豈可緊用心邪。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曾襟曉了。儘

不狂妄。其疇昔之所患。在於徇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繆戾也。

二

承諭為學日益。良愜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願無棄鄙言。時一閱之。或有所啓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久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活矣。

三

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為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

講常人之病。多在於黠。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附託以售其奸。或訛侮以逞其意。黠之病也。求諸癡者。固無是矣。然眩於所聽。而不明乎擇。苟於所隨。而不審于思。覬覦於非所得。僭妄於非所能。至失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爲病。又可勝言哉。詳遺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槩。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攷。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庶幾其可慶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

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某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四

爲學日進。尤以爲喜。詳遺天質淳真。但不爲夸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况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過。當叩所得。某年來氣血殊備。心頗務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尤加強。可喜。家間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宣究。

所懷要之紙筆豈如面承也

五

垂喻新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已於人。皆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為如何。

六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為學工夫。大抵以為朝夕不

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為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着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

道書前一截叙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畧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間言之。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閒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已着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閒議論。閒議論實無益於已。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閒議論。方有就已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七

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今亦不及作渠書。或相聚得以此書示之。為幸。某未得差勅。未及入城。聞子淵欲來。及今為一來尤佳。

與包顯道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某今歲與朋友讀書。滋蘭在弊居之南五里許。密邇毛坊大路。諸况明甫必能言之。寫至此方記得曾與顯道一到其下議事來。但當時未有滋蘭之名耳。

二

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允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

某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某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雖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却不會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立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

與包敏道

昆仲爲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爲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

折傷困吝而已

二

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蘭朋友相聚爲况不減疇昔元明縲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強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教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疊疊不厭就中春弟伎倆尤進制子四月間來滋蘭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甚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逢子常出讀

書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遇事愈有力今已如館矣試罷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辭亦尚虛驕未甚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禮之本得罪於履得罪於謙難以言復矣

三

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未能不以爲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境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爲學不長進未有大患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爲惑深而爲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得回字凌遽遣此承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遲當得回叩也

與包顯道

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來督過貴溪桂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闢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某來歲携二子滋蘭其上渠家書院密適應天顯道肯來亦可時

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爲向來澆薄率戾之氣頓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歎賞雖姪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敦固然之理也

與吳伯顯

此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着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反有倦志不能進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責蓋此事論到着實處極是苦澁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亦儘

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皆輒望風畏怯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間話以爲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即有垂頭闔耳之狀近日雖稍鮮蘇終是不能奮拔近見其資庸腐亦但涵養耳俟其更健乃堪以爐錘也此於八哥亦未足深訝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遇着真實朋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澁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與吳仲詩

鄉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忽得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后山文都是好時文秀才觀

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覈事情處却甚
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處。似不甚知其實然。其說大綱
亦好。謾錄去。曾南豐論將一篇。以見他蹈襲分明處。亦可
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屋
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穩。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
失底人。方說得來有勦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
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
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謾作公
案事實。我却自出精神。與他披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却會
幹旋運用。得他方始是自己。曾襟途間。除看文字外。不妨

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研覈。庶幾觀他人之文。自有所發
所看之文。所討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脉。則爲可
佳。若胸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
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
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與吳叔有

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盛。但當時以信向
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
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固。少緩遽。雖
則所感密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矣。臨歸數日。頗知其

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乍昏乍明未必能日新也。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耶今奮拔乃是耶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明其智苟明則前日所爲亦能自知首尾故寫此以爲驗爾。切不可強附會吾言。信至但款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力辨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却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爲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采却須且放下此信整冠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寧端的自省須要清健明白却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強合須精思熟考寫來辨之乃善。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與勾熙載

初聞臺評相及固已怪駭然其餘二三人又頗當人心亟欲一見全文以覈厥旨及得而觀之亦良可笑如論吳洪王恕及亦孰以爲非然吳洪章中乃爲唐仲友雪屈波及朱元晦謂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曖昧去議者寃之此尤可笑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人同其欣戚於一墜點之間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長治亂攸分群徒比周至理鬱塞遏

絕齊語楚時盈庭聚蚊成雷明主孤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賢者亦加少爲多臨深爲高耳揆之古人豈能無愧息肩王事一意自省尚友方冊勉所未至則悠悠者蓋有負於國有負於民有負於公道而獨無負是於我矣何日解舟不得面別乘便寓此臨風依然

與彭子壽

垂示所疑尤見撝謙之德聖賢教人固句句實頭但不可專指操存之說操則存只是孔子一句孟子引在牛山之木常美矣一章後試取孟子全章讀之旨意自明白血脈自流通古人曾頭處今人蓋未必知也楊子雲再下注脚

便說得不是此無是怪子雲亦未得爲知道者也言固難以盡意而達之以書問尤難蓋學之不講物不格知未至則其於聖賢之言必未能昭晰如辨蒼系數奇偶之審也凡所引用徃徃失其本旨千里附書徃復動經歲時豈如會面隨問隨答一日之間更互酬酢無不可以剖析且如來示謂此心本體雖未嘗不存而舊習蔽蝕亦未易遽去若言雖未嘗不存則與操存捨亡之說亦不相似矣大抵講明存養自是兩節易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孟子言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

條理者聖之事也。皆是聖賢教人使之知。有講學豈有一
句不實頭。今講學之路未通。而以己意附會。往訓立爲成
說。則恐反成心之蠱賊。道之榛棘。日復一日。而不見其進
志與事乖。說與行違。首尾銜決。本末舛逆。未可歸之真賦。
罪其懈怠也。

與邵中孚

所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茂朴。立志堅篤。故能如此。
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汨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獲
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

物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
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
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塞。
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誥訓既通之後。但平
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植。益鞭策摩礪之功。
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
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
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
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

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臯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間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與顏子堅

向在八石時。嘗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嘗用節。及諸人推轂。遂變儒服。端以爲拙迂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啓。追念疇昔。爲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遠到。豈遽不能明衆人所同知之過哉。承欲鄙語。辭情慳

至。非苟然者。聖詰之言。布在方冊。何所不備。傳註之家。汗牛充棟。譬之藥籠方書。搜求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必奇異。唯足以愈疾而已。苟厭其常。忽其賤。則非求醫之本意也。向來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脚跟下點檢。豈能自謾。日新歸山。草草布此。

與張季忠

聞元忠說。交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甚爲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助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尚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季忠之意忘病自少所患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况必不能不有益邪

與胥必先

近得吳伯顯書云麟之姪言必先治生甚進而學植荒落豈信然邪吾坐此三逕就荒吾之三逕如足下之六經也

近有朋友裹糧千里而至者皆勤勤不相捨每念足下去我之決何人性相反如此哉吳察丁母憂足下知之否向者嘗道先文勉勵足下勤學之言想亦復置度外不復問矣士別三日刮目相觀吾猶以故意待足下則誠有罪然足下果能勉於此乎伯顯以親愛之情於足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為此言然在某亦可謂愚矣古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者果如是乎繼自今願足下與改是

與朱元晦

敎局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書鄉成矣去留之間亦可致力建請無類多所刪削詔旨則直錄之者令縱有未

安非被旨不得修惟諸處申陳疑似必下本所或有不便
乃可修改局中同官皆可人機仲尤相向元善以殊局近
少得相款謙仲屹然特立如故若向上事要亦難責此一
再見以座客多魚鱗而至未得達尊意俟從容當致之也
淳叟事此中初傳殊駭人聽徐覈其實乃知多小人傳會
之辭要之後生客氣如此足見無學力也近見刻章全用
金谿三胥之詞尤可笑彭仲剛子復者永嘉人爲國子監
丞近亦遭論此人性質不至淳美然亦願自附於君子往
歲求言詔下越次上封言時事甚衆其辨天台事尤力自
此已有睥睨之者矣近者省場檢點試卷官以主張道學

其去取與蔣正言違異又重得罪此人不足計但風旨如
此而隱憂者少重爲朝廷惜耳某對班或尚在冬間未知
能得此對否亦當居易以俟命耳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
歷亦有未得實處某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
生甚詳自謂真實錄未知某兄曾及見否顯道領已到劉
家渠處必有此本不然後便錄去近得家書姪輩竟未能
詣前可謂不勇矣明越諸公無在此者敬仲夏間必來赴
官舒元賓亦當赴江西漕掾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
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英相
款稍破其執已自是之意此皆據各人自謂如此未知果

如何也元英諸公間號爲日進能孚於人者向亦曾造函
丈曾記憶否今似伯仲令壻直鄉爲學日進近更有得力
者否薄遠遣此未款所欲言

與吳仲良

向家以或者所疑環溪通說一二端垂諭足認不鄙大抵
前輩質實不事辭語觀其書當得其意可也環溪事親之
說乃愛親之心甚篤唯恐不順乎親想其平日事親左右
無違溫清定省服食器用之間無所不用其至而猶恐恐
然懼有一事一物之拂乎親之心也如是而觀其言則可
以得其爲人矣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吾於此有以知環溪之心惟恐不順乎親也若其辭語之
病誠不能免正所謂先生之志則善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使環溪而在必不肯固執斯言吾又將見環溪以其順親
之心而順乎理舍已從人若轉圜決河幡然沛然而莫之
能禦也被啾啾者又安足以知環溪之心哉

與詹子南

得書開讀甚慰爲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
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惑又
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十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逾

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以口耳剽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爲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已就實。深以爲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辨論是非。辨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也。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李三一哥所學未久。相信又篤。近在此累次磨治。尚未能去其故習。老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說話。尚如此費力。吾友如何解分析得他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議可也。

去臘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復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何時能一來。至望紙筆之間。終不若面言之審。且盡也。吾友天資淳靜。若不惑於多岐。不蔽於浮說。則其進孰禦焉。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鑠哉。明其本末。知所先後。雖由於學。及其明也。乃理之固有。何加損於其間哉。

三

學植日進。甚慰馳念。養大體之說。就孟子上看。則是因東辭指實而說。自無病。讀者得其實事。實亦不泥其辭說。今予

南未免有立說之病。大抵立說則自不能無病。子南是辨制乎外一語。當時爲此語者固未特達。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古人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說。踈徑。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辭說之累。當其蔽時多不自覺。及其蔽解。回視前日之經營安排。乃知其爲陷溺耳。

與陳倅

秋初供職。人事衮衮。殊無暇日。平日踈懶成性。投之應酬之中。良非所好。通訊之書。曠弛不講。亦惟高明不以是督過之。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快衆人

之心。百姓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群疑之中。聖鑒昭然。此尤可喜。元晦雖有毀車殺馬之說。然勢恐不容不一出也。近來唯是臺綱稍振。班行頗亦肅清。邸報中必可以得之。至於根源處。則又未易論也。尤丈近去弊邑三廟。亦快哉。此亦仁者之勇也。豈其帥權不分。乃得少展邪。執事清廟之器。州郡豈能久淹。然區區之私。以樂梓之故。願以雞肋少助牛刀之餘力。想仁人於此亦優爲而不以爲屑也。尤丈極相知。必能相應。會免和糴一事。此間士大夫甚多之。今時郡縣能以民爲心者。絕少。民之困窮日甚。

一日撫字之道棄而不講措斂之策日以益滋甚哉其不仁也民為邦本誠有憂國之心肯日感其本而不之恤哉財賦之匱當求根本不能檢尼吏奸猶可恕也事措斂於病民是奚可也近見二三朋友舊以作縣者稱者講究州縣吏民間事甚詳大槩論州縣不可為積欠所累凡所謂積欠者皆有名無實徒為吏胥搔擾之端善於縣者必力請於州逐月只納本月錢若舊欠且倚閣俟後來從容却隨時帶納縣乃可為善作郡者亦須與諸縣約截日去須每月納足本月錢不問舊欠如此則可以有實得若只管理會積欠則鄉後必和新錢乾沒但適為奸胥賄賂之端而諸縣奸貪亦得並緣以朘民必無其實也若是戶部總司來理會州縣積欠亦一切不荅任他文移中如何打罵一切不視但如法從日下與催解見在合解錢米此亦是善作州縣者定說輒以稟聞或有可采其有親戚王某新和樂安縣其人極能官作事謹密有如家事若任以事必有可觀前為武寧丞諸司爭委任之趙子直趙景明皆相喜談閩之李德章林叔庸必須常得造下風人必忠信乃可與語也吳廣文甚好但向時見其所接頗雜人之情偽或者未必盡知也

近數得尤文書弊邑三帛已空巢穴不勝慶快得鄉人書
與家書備報田畝閭巷懽呼鼓舞之狀此數人雖下邑賤
胥然爲蠹日久凡邑之苛征橫歛類以供其賄謝囊橐與
上府之胥吏締交合黨爲不可拔之勢官寺囚械之具所
以禁戢奸惡彼反持之以劫脅齊民抑絕赴愬之路肆然
以濟奸飽欲是豈可縱而弗呵乎事無巨細到根柢盤互
處便難整理二三賤胥至能役士大夫護之如手足之捍
頭目豈不悖戾甚矣然凡爲之役爲之地者其人可見矣
是豈可復齒於士大夫哉近得尤文書云救之者甚衆只
此一節自有餘罪近於此間士大夫多論吏胥之害人人

皆知其然但所以除害之方終未容盡試耳某甚恨不得
在左右少佐萬分一前嘗僭易陳愚見不知有可採用否
凡事有可以下問者告以片紙疏示當逐一效愚秋苗事
納已過半不知尚有可救者否見在所納如逐日納數與
盤量數須拘收得逐日文曆庶可磨筭吏胥欲作弊只是
要令吾無緣得知每日着實數目若其具成文曆到吾眼
前者皆是已透漏數目此事想已無及是皆民之脂膏若
少稽檢之或可爲後圖爾大抵今時士大夫議論先看他
所主有主民而議論者有主身而議論者邪正君子小人
於此可以決矣今日爲民之蠹者吏也民之困窮甚矣而

吏日以橫議論主民者必將檢吏奸而寬民力或不得已而關於財賦不爲其上所亮則寧身受其罪若其議論主身者則必首以辦財賦爲大務必假關乏之說以朘削民科條方畧必受成於吏以吏爲師與吏爲伍甚者服役於吏爲國家忠計豈願此等人多也近聞蘇宰施設極有可疑其意專欲趣辦不復有一毫爲民之心其設施徃徃可笑官錢想未必能辦但徒取百姓怨詈耳幸有以申戒之某前者復渠書已嘗寓其大意早晚更當作書直勉之欲少救今時之弊最不宜此等議論呂熾也

與包顯道

前此朱繹之歸時正以暨姪物故方治棺斂不暇作書此子盜汗之疾日深一日易醫而藥或暫有小效旋又復作而前藥輒不效醫家知脉者久以爲難治然在人情不能無僥倖其復生之意一旦至此苦痛何可言先兄不五十而棄世此子又復天逝事不可曉有如此者欲作一書告之晦翁偶遽甚未暇幸爲此意近主上因進擬監司諭宰執以當得剛正有風正者因言章劉堯夫皆好自此言一出班行間議論又少然但恐不久耳所報項平甫之言乃明越間謬人妄說耳今并聽說可笑者甚多諸事竅實乃曉此耳某對班九月十月之間今日方審察得書知

令兄弟學植不替甚慰來人立俟遣此不多具

二

近來朋友頗多同官中相處極好儘得盡懷逐日同官中講貫亦非向來朋友所有大抵皆事實非虛論浮說也象先得國子錄早晚即來君舉可得郡然未得也子宜服猶未除多事非紙筆所能盡其對班在臘月或在來春未可知也

三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一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頭既

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辨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慊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於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為讐也然患此道不明耳道終明終行則彼亦豈能久負固哉不及作令弟書因家問全錄此言示之乃幸

天下事固有易言者、有難言者、有易辨者、有難辨者、人之病有易醫者、有難醫者、非必不可醫、為其病竒怪、非如平常在表、當汗、在裏、當下、可執常方而治之耳、足下所與李解元序文及諸書、覽之汗顏、思為一言以相藥、則又有難言者、然後知足下之病、政所謂難醫者、昨晚朝穎言及其證亦甚明、但恐言之中而足下未必省、則又成難醫耳、請試言之、足下之病、得於好事、兄親師友、為學立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不實、宜於今而未宜於古、此言甚苦、甚難聽、足下未必肯服、義然其實足也、幸毋忽而求諸道、某嘗

見士人試罷、必各自謂得意、自美其文、有言其文不佳者、則甚拂其意、吾嘗為之說曰、但可擇此人平時不相能有、讐隙雅所增惡者、錄其文示之、其人讀之、失色喪氣、不能自振、則其文真佳文也、如是而有不中選、乃可言有司不明、蓋不相能有、讐隙雅所增惡之人、必不欲我試中、必不欲我程文之佳、今觀我文、慘然索然、喪氣失色、則其文必佳也、又有一說、亦須是讐言人識文字者、方可為準、今誠使素不說顯道、而稍有見識者、讀之、却未必不竊喜、以為無根如此、不足畏也、他非面莫究、

元忠在此雖稍久殊覺未亨通初以春伯處相喚繼以許尉事皆不得不應者及相聚時亦無汲汲如不及之意雖云有不自安處終未痛切疑而後釋屯而後解屯疑之極必有汲汲皇皇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元忠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漫不如舊元忠本謂欲改其固滯介執之意反損前日之善而固滯介執之實則未之有改但換易形模元忠自不知耳學之不進明之不足暗於大端自是已見而不聞君子之大道固其宜也所喻滿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消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能盡吐其疑

及中身疑釋則所謂滿腹者其實不多但當其不明時自膠固迷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白乃以紙筆達之此亦自顛倒然事又不可槩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以紂為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王子比干則但云是紂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干為帝乙之弟也紂於二人則是為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若二疏稱父子蓋伯父叔父通稱父故謂之猶古人則通言父子也

與蘇宰

某迂愚無似特辱眷予之厚苟有可以裨補萬一敢不自
竭荒邑荐飢生理日瘁舊令未加惠竭澤而漁誠如
來意所以撫摩而使之蘇息者繫仁侯是望
主上加惠幽遠注心循良當路多賢公論昭白有如少緩
催科而專一撫字宜可安意為之不至有齟齬不遂之憂
某僭易以為稟

與程帥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
致者一旦克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耀心目執事
之賜偉哉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

溢然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以揚之賦作而騷幾
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眾殊
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不亦極矣杜陵之出
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
為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
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致思極幽眇貫穿馳
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王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
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
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
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幾時而篇帙寔就散逸殘編

斷簡往往不同會之籍放棄於鼠壤醬瓿豈不悲哉網羅
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之中而登諸篋櫝千霄照
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
衽於斗牛之間揖箕翼以爲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
重拜先寵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